



远
方
出
版
社

血

染

大

雪

山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忆文作品集

中

血染大雪山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目 录

(血 染 大 雪 山)

- | | | | |
|-----|------|-------|-------|
| 第六章 | 斗杀石龙 | ----- | (383) |
| 第七章 | 刁蛮表妹 | ----- | (455) |
| 第八章 | 勇破毒谷 | ----- | (533) |
| 第九章 | 甘陕双残 | ----- | (610) |
| 第十章 | 火烧双残 | ----- | (687) |

区这么死寂”

说话之间，众人已飞驰进了飞凤谷口。

只见谷内，菜圃果园，松竹成林，一条宽大石道，穿过茂盛树林，直达富丽巍峨的庄门前。

但是，整个绮丽的飞凤谷内，大异往常，同样的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

江玉帆看了这情形，心中也不禁充满了不安和紧张。

看到将到庄门前，一个身穿黑缎夹衫的七旬老仆人，闻声奔了出来！

陆贞娘一见，宽心大放，不由兴奋的欢声说：“那是老仆陆寿，他来迎接我们了！”

江玉帆一听，也将心放下来，但他却不解的含笑迷惑的说：“今天的气氛大异往常，的确令人紧张！”

说话之间，距离庄门已经不远了。

只见下阶来的老仆陆寿，一看当前马上坐的是江玉帆和陆贞娘，强自镇定的神情，立即变得惶急紧张起来，同时，急迎数步，以沙哑苍老的声音，急声道：“表少爷和小姐回来得正好，庄上出了大事了。”

江玉帆和陆贞娘等人一听，心知不妙，一到近前，纷纷跃下马来。

陆贞娘首先纵至老仆陆寿的身前，关切的急声问：“陆寿，你说出了什么大事了？”

老陆寿似乎是无暇解释，急忙一指庄门内，急声说：“请小姐和表少爷进庄一看便知道了！”

陆贞娘一听，知道‘七阴叟’已先他们到了一步，正待飞身纵进庄门，老陆寿突然又似有所悟的回身一指庄前的树林内，惶急的说：“小姐，方才还有一个黑衣汉子在林里鬼鬼

祟祟，向着庄内探头探的偷瞧……”

话未说完，人影闪动，嗖嗖连声，哑巴秃子和“独臂虎”，以及“鬼刀母夜叉”和憨姑，业已飞身林内分别扑去。

江玉帆一见，立即沉声说：“诸位请回来！”

“独臂虎”等人一听，纷纷刹住身，只得纵了回来。

陆贞娘一听老陆寿的话，知道没有她想像的那么严重，立即向着“悟空”等人，谦和的说：“那人一定是‘毒鬼谷’派来窥探虚实的高手，我们不要理他，诸位请庄内厅上用茶。”

第六章 斗杀石龙

就在这时，庄门内已涌出二三十名黑衣庄汉，个个手提兵刃，俱都满面怒容。

众庄汉一见陆贞娘和江玉帆，纷纷高声欢呼道：“小姐回来了，表少爷回来了！”

陆贞娘一见，立即吩咐道：“快将马匹拉去刷洗，喂上草料。”

众庄汉欢声应是，纷纷向前将马匹接过去。

于是，在老陆寿的引导下，众人进入庄门，绕过高大迎壁，即是一座高阶巍峨大厅，但广院两厢的通阁屏门紧闭，当皇的大厅上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在前引导的老陆寿，立即兴奋的大声说：“大家不要怕，是小姐请表少爷来了。”

老陆寿的话声甫落，两厢通阁内，立时响起大家一片欢呼，紧闭的过道阁门开处，数十手提各式兵器的庄汉，蜂涌般奔了出来。

一身黑衣黑裙的乳娘张嫂，和四个精灵俏丽的‘四喜丫头’，各提刀剑，也由大厅内率领着数十庄汉，欢呼着迎出厅来。

陆贞娘见张嫂和家人都平安无事，一颗不安的心才真正的放下来。

于是，一面吩咐庄汉各自回家，严密注意警戒，一面令人通知厨下速备酒菜。

但是，神情惶急的张嫂，却奔至陆贞娘的身前，压低声音说：“小姐，快请到厅上看一看吧，一个多时辰前，有人送来了个拜匣，可能是‘毒鬼谷’送来的！”

陆贞娘心中一惊，即向“悟空”等人，谦和的说：“诸位请厅上坐。”

说罢，又望着江玉帆，韩筱莉，以及阮媛聆几人，急声道：“我们快去看看。”

众人急步登阶，匆匆走进厅内。

大厅内陈设豪华，布置高雅，地铺绒毯，壁悬名画，太师大椅，雕花檯桌，内厅高大的嵌玉翠屏前，一字横摆着八盆鲜花，但在左边的高几上，却放着一个八寸见方，雕刻精细的黑漆拜匣。

在前引导的张嫂，立即指着拜匣，急声说：“小姐，就是这个拜匣。”

于是，大家顾不得弹尘净面，立即围了过去。

只见拜匣四面雕花，严实合缝，看不出哪一面是开口，显然与投递拜贴的扁形拜匣不同。

江玉帆看罢，立即望着“悟空”等人，问：“谁知道这个拜匣的开法？”

“风雷拐”首先恭声说：“盟主，属下认为应该先问明了经过情形，再开拜匣不迟。”

“一尘”道人也附议说：“启禀盟主，刘堂主说的不错，先应该问明了情形，再开拜匣，如果这个拜匣的确是‘毒鬼谷’送来的，这个拜匣是绝对开不得的！”

秃子王永青在旁恭声说：“不错，听说‘毒鬼谷’送来的拜匣里，经常是一个含有剧毒，其臭难闻的人头骷髅，只要把匣子打开，闻到臭味的人当场晕厥致死！”

江玉帆听得“噢”了一声，眉宇间突然罩上了一层杀气！

陆贞娘立即望着张嫂和老陆寿，关切的问：“这个拜匣是怎样收下的？”

张嫂首先回答说：“姑娘去黄山找表少爷后，我们便随时提高警惕，前两天昌化城的丐帮五舵主又送来了‘七阴叟’已东来的消息，我们更加警惕，方才一个多时辰前突然有一个黑衫中年人送来了这个拜匣来，是老陆寿收的……”

陆贞娘和江玉帆一听，立即转首去看老陆寿。

老陆寿立即接口说：“老奴率领四名庄丁弟兄守着庄门，午时不到，突然来了一个身穿黑衫的中年人，还带了一个獐头鼠脑的青年。”

说着，举手一指高几上的黑漆拜匣，继续说：“这个拜匣，就捧在那上青年的手上，老奴一见，立时提高警惕，因为来人面色灰乌，神情阴沉，目光中透着怨毒，但是，老奴仍含笑迎下阶去，询问中年人的来意。

中年人先用锐利的目光看了一眼庄门，接着沉声问：‘贵谷的陆姑娘可在庄上？’

老奴见来人神色不善，立即谦和的回答道：‘我家小姐正和九宫堡前来探亲的江盟主以及其他两位夫人在大厅上谈话，不知大侠有何贵干？小的也好代大侠进内通报，以便我家小姐亲自出迎’。

中年人听得神情一惊，略微沉吟说：‘既然九宫堡主在贵庄上，本人不便相扰，这个拜盒，就请老管家代呈你家小姐吧！’

说罢，肃手指了指青年手上捧的拜匣。

獐头鼠脑的青年人，立即将拜匣送过来。

老奴早经小姐警告，不敢用手去接，立即将手缩进袖内

捧过来。

中年人看得冷冷一笑，道：‘如果这个拜匣上有毒，你就是带上鹿皮手套铁罩子，片刻之后，仍逃不脱毒发身死！’

说罢，冷哼了一声，即和獐头鼠脑的青年人，转身大步离去……”

话未说完，“风雷拐”已赞赏说：“好，老管家答复得好，那厮可能是‘毒鬼谷’少谷之主，他的前来送拜匣，旨在探听虚实，当他听说九宫堡的江堡主在庄内时，他未必信以为真……”

“一尘”道人立即接口说：“不错，那人看了老管家将手缩进袖内去接拜匣，他才有些相信，至少知道陆姑娘业已有了准备，即使九宫堡的江堡主没来，‘彩虹龙女’萧女侠则毫无问题的正在庄内，所以他才留下拜匣，匆匆离去。”

说此一頓，特地又正色说：“换句话说，如果老管家的回答是陆姑娘不在家，惨祸可能早已发生了。”

众人深觉有理，纷纷颌首称是。

娇小玲珑的阮媛玲，突然不解的问：“那人走后，为什么又派人在林中偷窥呢？”

“悟空”和尚分析道：“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拜匣送进来究竟得到什么反应，如果庄内突然大乱，必是有人开匣中毒，如果陆姑娘果真和江堡主等人在大厅上谈话，这人拜匣送进来，陆姑娘必然和江堡主诸位出山察看，这样他们便可侦知庄上请了多少高手和实力的虚实……”

韩筱莉突然说：“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人出去呀？”

“悟空”和尚继续说：“这样他们当然更感到莫测高深，迷惑不解，但是时间一久，他们自然会揣出庄中的虚实来。”

阮媛玲指着高几上的拜匣，不解的问：“这个拜匣外面，

倒底有没有毒呢？”

“风雷拐”毫不迟疑的说：“当然没毒，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针对陆姑娘，如果老管家还没有把拜匣送到厅上就两手麻木了，陆姑娘还会开这个拜匣吗？”

韩筱莉接口问：“这么说，这个拜匣里面一定有毒了？”

“风雷拐”正色颌首说：“那是当然！”

江玉帆一听，立即望着陆贞娘，关切的问：“表姐，你认为这个拜匣应该如何处理？”

陆贞娘毫不迟疑的说：“不管有毒无毒，我们绝不动它，派两个庄丁将它深深的埋了算了。”

“悟空”等人一听，纷纷赞好。

老管家陆寿，立即喊来两个庄汉，吩咐将拜匣拿去深深的埋了。

两个庄汉将拜匣拿走后，众人才开始弹尘净面，仆妇侍女们也开始献茶。

净面完毕，江玉帆首先望着张嫂，不解的问：“今天山区为何看不到一个猎人樵夫？”

张嫂立即回答道：“前几天接到丐帮常舵主的通知后，我和陆管家立即派出了大批庄丁弟兄分头通知各樵夫猎户，未接通知前，任何人不准打猎砍柴……”

老陆寿接口解释说：“这样一方面怕他们泄漏小姐不在家的消息，一方也免得他们遭殃遇害！”

把话说完，一群仆妇侍女，已将酒菜送来。

筵席设在厅外中央的一张大长桌上，左右各坐七人，江玉帆一人中央独坐，在他那张亮漆贴金大椅上，特地加上一张金缕椅帐，更显得豪华端庄。

左右依序是陆贞娘，阮媛玲和佟玉清，其次则是“悟空”

等人。

佟玉清虽然是在游侠同盟中是执事，但“悟空”等人基于同盟姊妹关系，处处怂恿她和陆贞娘，韩筱莉二人行坐一起，看来她似乎已不属于十一凶煞中的一份子。

阮媛玲自觉还没在江玉帆的心中种下爱苗，韩筱莉觉得佟玉清早在她之先即和江玉帆有了情素，陆贞娘则早已看出，玉弟弟对她的尊敬远超过了爱情，如果她在儿女私情上争宠，不但失去玉弟弟的尊敬，也同时失去了爱情。

这种微妙的关系固是原因之一，而真正的关键不还是佟玉清一刻不在，江玉帆便会关切的询问她的芳踪，这使得陆贞娘三人都直接的警觉到，佟玉清在江玉帆的心目中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坚固位置。

陆贞娘三人同时也警觉到，外在的容貌美，远比为上内在的贤淑美德，这种感受对韩筱莉尤为强烈。

江玉帆知道“悟空”等人都是大碗饮酒大口吃菜的人，所以暗示张嫂多抬几缸酒，多上几道菜。

“风雷拐”一见，立即望着江玉帆，提醒似的道：“盟主，‘七阴叟’不但心黑手辣，而且工于心计，此番前来，势在必得，绝不会仅仅派人送来一个拜匣……”

话未说完，“黑煞神”已不服气的忿声道：“刘堂主，怕啥？‘七阴叟’不来便罢，来了先请他尝尝俺的飞锤链子抓。”

“鬼刀母夜叉”立即讥声说：“你的飞锤链子抓能挡‘七阴叟’的‘蚀骨断的魂沙’？”

“黑煞神”毫不迟疑的正色说：“这怕啥？咱们盟主不是有驱邪祛毒的“万艳杯”吗？拿出来每人喝一杯是不是就不怕了吗？”

“悟空”和尚一听，立即沉声道：“胡说，“万艳杯”虽然

是前朝至宝，但也不能说喝了酒就能预防‘七阴叟’的蚀骨断魂沙呀?!”

“黑煞神”一听，依然不服气的说：“这是真的呀，俺的舅舅说……”

话刚开口，“鬼刀母夜叉”已讥声问：“又是你舅舅，你舅舅说什么?”

“黑煞神”正色说：“俺舅舅说，用‘万艳杯’注酒喝，不但可以疗伤医病，还可以驱邪祛毒，进入天南蛮荒山区前，用‘万艳杯’中的酒涂皮肤，还可以预防毒蛇毒虫和瘴气……”

“悟空”和尚一听，不由忿忿的说：“越说越神奇，越说越不像话!”

“黑煞神”听得一瞪眼，正要再说什么，江玉帆已挥了个“稍待”的手势，同时，正色说：“不管‘万艳杯’是否有这等神奇妙用，对‘七阴叟’的毒丹、毒散、毒沙等，总应该有个防范，一旦动起手来，不致吃亏才行!”

秃子王永青突然放下酒杯，说：“万一动起手来，小喽罗由卑职等人杀，盟主独斗‘七阴叟’，站在七八丈外尽拿大耳刮子甩他……”

话未说完，韩筱莉和阮媛玲都忍不住“噗嗤”笑了。

秃子却正色说：“这就是让‘七阴叟’知道，你有独霸天下的“蚀骨断的魂沙”又奈我何?”

一向不喜欢讲话的憨姑，却讥声道：“是你吗?”

秃子被问得一愣，脸上一红，却正色说：“当然是咱们盟主喽!”

憨姑立即正色说：“咱们盟主只有一以手掌，两只铁袖，斗住了‘七阴叟’，看不住他的两个儿子和媳妇。”

秃子立即正色说：“还有陆姑娘和韩姑娘呀……”

话刚开口，韩筱莉已风趣的笑着说：“我可没有你们盟主那么有办法，站在七八丈外还能打人家的嘴巴。”

如此一说，众人俱都笑了。

就在这时，老管家陆寿已由厅外神色紧张的奔进来。

众人一看，心知有异，俱都将笑声停下来，同时也警觉到，大敌当前，危机还没有过去，仍不可过份大意。

陆贞娘首先关切的问：“老陆寿，是‘毒鬼谷’的人来了吗？”

老陆寿一面施礼，一面连连颌首，急声道：“回禀小姐表少爷，不错，‘毒鬼谷’派了一个人来，说是前来投贴！”

江玉帆一听，毫不迟疑的说：“带他进来。”

老陆寿应了个是，转身走出厅去。

江玉帆一等老陆寿走出厅外，立即望着“悟空”等人，关切的问：“诸位看‘七阴叟’为什么不直接前来，而要派人投贴！”

“悟空”首先欠身恭谨的说：“以卑职判断，‘七阴叟’仍在探听虚实，特地派人前来看一目的地令尊江堡主是否真的在此！”

“一尘”道人也欠身道：“卑职认为另一个目的，仍在施毒，稍时盟主不可不小心”

陆贞娘却不以为然的说：“我认为施毒是他们主要的目的，至于察看我姨父江堡主是否在此，由于我随着诸位刚刚返谷，‘七阴叟’应该知道他已受愚了！”

“悟空”和尚一笑道：“七阴叟’虽然隐身暗处，但他未必认得姑娘，也许把姑娘认为是请来助拳的高手呢！”

“铜人判官”“独臂虎”几人一听，则纷纷颌首称有理。

但是，陆贞娘却淡然一笑，不以为然的说：“那天我在太湖翠堤射杀‘七阴叟’的最小儿时，他身后跟了许多仆从打手，这次前来为子报仇，‘七阴叟’能不把那些仆从带来……”

“悟空”一听，立即会意的一笑道：“据我们盟主说，那天在太湖翠堤，姑娘是着藕色罗衫雪白绫裙，外罩一袭紫缎无袖长襦，高挽的秀发上斜插含珠凤钗，云鬓上各缀一排银针翠花，连我们盟主都赞姑娘貌如天人，那些打手岂不更要惊为仙子？”

陆贞娘听至此处，也不禁芳心甜甜，香腮上倏的升上两片红霞。

“悟空”和尚则继续说：“今日姑娘的衣着又自不同，紫缎劲装敌剑髻，背插长剑，靛罩风尘，莫说是那些打手，就是‘七阴叟’的小儿阴曹还魂，恐怕也未必识得是您姑娘！”

如此一说，众人纷纷点头，陆贞娘也不由赞一声：““悟空”大师说的也有道理。”

就在这时，老管家陆寿已领着一个黑巾包头，黑劲衣，徒手未携兵器的中年人走进来。

只见中年人，满颊短须，双目有神，两手捧着一个扁形拜匣，步履稳健，神色深沉，目光一瞬不瞬的盯着厅内，镇定的向桌前走来。

老陆寿走至桌有，肃手一指中央上座的江玉帆，望着黑衣中年人，沉声说：“上面坐着的是我家表少……”

陆贞娘一听，倏然起身，脱口急声说：“老陆寿退下去，我来问他！”

老陆寿斥得一楞，但他知道今天情形严重，一句话说错了就可能断送了全谷人的性命，是以恭声应了个是，立即退

出厅去。

陆贞娘立即望着黑衣中年人，沉声说：“我就是飞凤谷的陆贞娘，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黑衣中年人一听，目光闪辉，神色怨毒，望着陆贞娘，没声说：“在下窦忌鼠，乃‘毒鬼谷’阴风窟主事，奉了我家老谷主之命，特来投贴！”

说罢，傲然上前两步，双手将拜匣平举伸出，等候人来接去。

性情暴烈的“黑煞神”一见，忍不住倏然起身，怒声道：“你他娘的懂不懂得武林规矩？你奉命投贴，见了一谷之主，你应该行什么礼？”

“鬼刀母夜叉”也怒声说：“少跟他娘的哆嗦，拉出去杀了！”江玉帆一见，立即没声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自古有此说法，苏坛主请坐下！”

“黑煞神”的右手握着腰间的匕首把柄，要求说：“盟主，这小子不懂武林规矩，割下他的耳朵来，给他一点教育！”

岂知，黑衣中的具窦忌毒，竟冷冷一笑说：“阁下不要神气，终有一天我来教训你！”

“黑煞神”一听，顿时大怒，厉喝一声：“大爷我宰了你！”

厉喝声中，寒光电闪，“嗖”的一声将匕首撒出来，离座就待向窦忌刺去！

江玉帆一见，立即大声说：“苏坛主坐下！”

“黑煞神”一听，急忙刹住身势，同时躬身应了个是，迅即走回原位坐下去。

黑衣中年人窦忌毒，冷冷一笑，有些得理不让人的说：“在下既然敢来投贴，便早已将生死置这度外……”

陆贞娘一听，立即怒声说：“你也休逞口舌之能，超过了来使仪态，本谷主仍有权将你驱逐出去，你有什么话就快些说吧！”

窦忌毒毫无惧色，冷冷的说：“这里有我家老谷主的函贴，上面写的明白，请陆姑娘当场过目，便知上面写些什么。”

陆贞娘断定一拜匣和函贴上均有剧毒，是以沉声说：“繁文冗词，读来乏味，就烦你将贵谷主的话间说一下好了！”

窦忌毒冷冷一笑，说：“敢问陆姑娘可是未读诗书，不识字体不成？”

江玉帆一听，顿时大怒，倏然由椅上站起来，同时怒声道：“蔑视尊长，出言无状，如此嚣张，主该掌嘴！”

嘴字出口，右掌连翻，“叭叭”脆声响中，窦忌毒的头颅左右摆动，闷哼两声，双颊立时红肿。

窦忌毒被打得有些昏头转和不辨南北，狠命的摇了摇头，才瞋目望站江玉帆，怨毒的恨声说：“你敢打我，我就要你马上化滩血不！”

“风雷拐”一听，惊得脱口急呼：“盟主小心！”

也就在“风雷拐”惊呼的同时，话声甫落的窦忌毒，已将手中的扁形拜匣，双手向江玉帆掷出！

江玉帆一见，愈加怒不可抑，大喝一声，右袖猛力挥出，一股刚猛狂飚，呼的一声，迳向拜匣击去。

刚刚掷至桌口前的拜匣，一遇刚猛狂飚，“叭”的一声脆响，立时被震得粉碎，一团蓝绿色的浓雾，随着刚猛狂飚，迳向窦忌毒扑去。

窦忌毒一见，大惊失色，厉喝一声，飞身退向厅外。

江玉帆一见蓝绿烟雾，也着实吃了一惊，再度一声大喝，